



打开电视,总能看到一个个故事,在上海铺陈开来,比如之前的《安家》《三十而已》……未来,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一定还会层出不穷。荧屏上,导演总是不约而同地用航拍技术,展现上海的华美,剧集的主角们在林立高楼和霓虹艳影中展开他们的故事。

上海,欣欣向荣。但上海的美,在鲜亮的大处,也在市井的小处。不妨拉低镜头,不妨接上地气,无论是充满上海味道的弄堂,还是具有红色记忆的建筑,都可以成为摩登上海之外,人们的关注。

### 要听久违的乡音

近来,一部操着方言的《山海情》大火,给影视从业者上了一课。如今,在视频网站上看这部剧的时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方言版本。很多观众表示,还是方言版的更入戏,当看到这些演员灰头土脸地用满口方言吵架、骂人时,观众似乎瞬间就能感觉到,这些夹着大烟袋、裹着花头巾的人天生就是生长在这里的。

乡音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特色,是最能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而只有真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表演时才能更真实,情感更加充沛。上海话也曾经在影视作品中风靡一时,上世纪90年代的一部《孽债》就采用了沪语同期录音,剧中的“上海家庭”的成员全部选用了上海演员:赵有亮、严晓频、王华英、吴竞、金鑫、吴冕、李国梁、屠茹英、李家耀、李颖……“方言看似是面上的东西,其实变成了核心式的动力。”导演梁山说,“清一色的上海演员,他们对上海的风土人情更加理解,用自己的方言来演,也演得更准确了。”

还有上海话版的电影《股疯》,至今仍在年轻人最爱的B站中传播,足见无论是老观众还是年轻观众,都爱听故乡的声音。反观一些创作者,在创作之前,就已经畏首畏尾,要么担心观众听不懂,要么担心会不会影响上海高大上的气质……其实多虑,上海的发展势不可当,乡音的发扬也势在必行。

### 要闻弄堂的油烟

故事,既然要扎根在上海,光会说几句上海话显然还是不够的。有人觉得,现在很多电视剧故事虽然发生在上海,但其实,上海不过是一个PS的背景板,这些故事放在北京、广州、深圳……任何一个大都市都成立。只是发生在上海,更“凡尔赛”一点。有的人说,以前的《孽债》拍得好,可以看到人们在弄堂里倒马桶,用公用电话,公交车又挤又堵,马路上不乏有赤膊脚踏车的路人……时过境迁,那些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用到现在的作品上,显然也不真实。但可以借鉴的是,走进生活的拍摄

## 不妨拉低镜头讲述上海故事

吴翔

方法,若只是航拍远观,怎么能看到这些。楼再高,路再宽,人间也逃不过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弄堂里的马桶不见了,但早起的勤劳还在;公共电话不用了,但情感的牵挂不会断;公交车越来越高级,为人们的生活奔忙;骑自行车的赤膊老兄,如今也已化身公园里晨练的老爷叔……车水马龙、钢筋水泥之间,阿娘烧菜的袅袅油烟,可以从弄堂里搬到楼房里,不灭的依然是那一盏盼归的灯火。

现在,当我们要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是什么样时,很可能要到《孽债》《股疯》里去找。把镜头拉低一点,让30年后的人们回忆起今天的上海,在一个个文化地标的背后,也有故乡的人,故乡的情。

### 要尝生活的甘苦

90年代的《新民晚报》上登过一篇报道,那时人们围在商场里为了看《孽债》,都忘记了购物,可见好的作品的确实让人牵肠挂肚。那会儿,小孩看不懂《孽债》,但一定听过李春波的歌:“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流着泪舍不得;曾经拥有过,曾经失去过,曾经艰难的选择……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二十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当他们彷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这首歌也难免再次萦绕在心头。那时候,大人看《孽债》,小孩就看《十六岁的花季》,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心里初恋的童年。去年,《十六岁的花季》被高清修复后,从电视到网络,依然和当年一样火爆。导演张弘、富敏夫妇说,“戏里大家关心的教育改革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等等,我们感觉没有过时。”而这些故事,当然不是凭空杜撰的,他们俩花了

将近9个月的时间,采访了专家、教师和100多位中学生,甚至邀请女儿的同学住到家里来聊。富敏说,“剧里欧阳一家三代,也有我们家的影子。”他们也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戏,怎么能不真实?

其实,上海不乏优秀的创作者,这些年不断涌现“上海出品”的作品,足见上海创作人才济济,人们通过影视作品看到了上海的“华丽蜕变”。诚然,上海是美的,但现实哪有什么完美无瑕,就像《孽债》主演赵有亮曾说:“后来看过有些本子拍的也是上海人,上海生活,但就是不真实,打动不了人。连住的房子都假——好像上海人家家家户户都住别墅似的。”导演黄蜀芹也表示,“其实,相当多上海人的生活还是平平凡凡的。”

上海之光,是其改革开放后的滔天巨变,上海之光,也是一路走来这座城市始终不变的努力,豁达,真诚。镜头下,我们同喝彩。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 这群人点亮了历史

### ——评电视剧《觉醒年代》

方军

朝着太阳迈进,我们正在最好的时代。70后、80后,甚至90后,越来越多地参与中国故事的讲述。

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觉醒年代》将历史向前推进一百年,那个时代的70后、80后、90后、00后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怎样面对当年世界之大变局?《觉醒年代》生动呈现了百年前的这样一群人。70后的陈独秀,80后的李大钊,90后的毛泽东、邓中夏、陈延年,00后的赵世炎、陈乔年等一大批人物,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代际构成从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走来,展现时代之激荡,描绘觉醒之年代。

如同一朝分娩必经十月怀胎一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极为艰难而漫长的孕育期,对于一个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



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为如此。《觉醒年代》便从思想启蒙、思想准备、思想动员的角度,展现了这段孕育历程的壮阔、壮丽与壮美。

### 《觉醒年代》,如何表现“觉醒”?

它建立在广阔而深邃的历史场景中,将“觉醒”与“寻路”这两大时代主题紧密融合在一起。电视剧的叙述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六年,即1915年北洋政府时期。当时,欧洲一战战事正酣,日本则趁机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举国为之震惊。此刻正在东瀛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亦怀满腔悲愤。“南陈北李”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们并不是先知先觉者,只是勇于比他人承受更为艰辛、更为痛苦、更为彻底的精神磨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所有的旧路都被证明行不通时,就必须去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这便是那一代人的历史担当。剧中的李大钊曾告诉青年毛泽东,他虽然还没有寻找到“药方”,但他相信已经“在路上”。探路者们以“在路上”的决绝精神不断实现着自我觉醒,唤起了民众觉醒,并将思想觉醒的效能转化为中华民族开新路、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鲜活的思想基因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在此剧中得到充分彰显,“觉醒”展现了寻路的先导,丰富了寻路的内涵。

它以新文化运动的历程为主线,贯穿诸多精彩的瞬间,将“觉醒”在艰苦的探索,在激烈的碰撞,在面向世界的鉴别比较中逐步实现的历程娓娓道来而令人信服。在这条主线上,又生发出叙事的两翼:一个是如何办《新青年》这块新文化的阵地;另一个是如何办北大这座新文化的大本营。围绕于此,关于思想、文化、政治的论争一一登场,精彩场面此起彼伏。论争不仅在“新学”和“旧学”、“问题”和“主义”之间展开,还逐渐拓展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最早

的觉醒者之一陈独秀在其中塑造得最为鲜明。从早年参与推翻清廷的暴力活动到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却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再到同李大钊相约建党,凸显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灵史,这个历程是通过学习、思考、比较、辨别,特别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自我否定方能完成的,唯有如此才会不断坚定自己的信仰选择。

它建构了众多历史人物出演的大舞台,将“觉醒”变得格外富有质感。观此剧犹如看当年思想文化的“天团”,剧中不仅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以及早期的英烈和骨干,还从新文化运动的广博出发,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章士钊、蔡元培、鲁迅、胡适、辜鸿铭、钱玄同等人的形象。他们之间无论是惺惺相惜、相互扶持还是激烈论战,都既有大时代之气象又有日常生活之风貌。在他们的交织碰撞中,觉醒者们奔涌而出,而其他也构成了历史合力中的完整组成部分。在屏幕上回望那段历史,人们不禁为其深沉厚重、大开大合、肆意豪放而心生触动与感动。

围绕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觉醒年代》精心刻画的几个“高光时刻”值得特别品味,而它们均来自《新青年》历史上发表过的文章。

一是191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早稻田大学除名的李大钊,在日本写下《青春》一文,作为其人生的宣言:“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二是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之主张。

三是1918年,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完成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写作,《新青年》编委争相传阅、欣喜若狂。

一个个高光时刻让历史发出了亮光,而这群人最终点亮了历史。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